

歌女集

汝龍譯

歌女集

著夫訶契・東安

譯 龍 汝

新譯文叢刊

第262號

歌女集

定價洋C, 600

著者 [俄] 契訶夫
譯者 汝 龍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印刷者 永立印刷所
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(上海延安中路 1167 弄 5 號)

(上海新閘路920弄50弄22號)

開本: 762×1067 1/28

印張: 7 1/14

字數: 93,000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1 · 11000

原書名 (The girl, etc.

The Tales of Chekhov

原著者 [俄] A. Chekhov

英譯者 Constance Garnett

原出版者 William Heineman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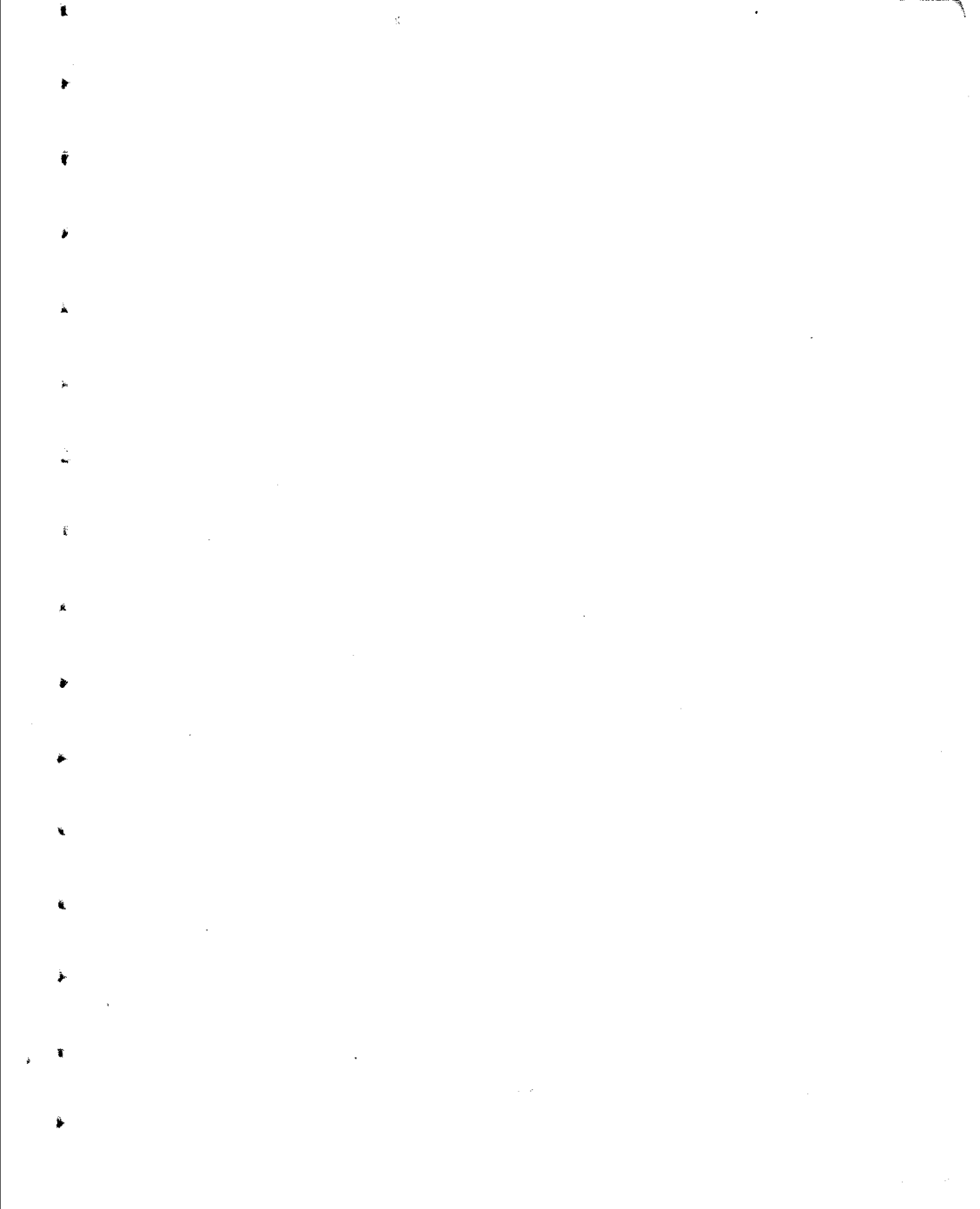


A. 24

目次

歌女·····	三
哀傷·····	一三
在流放中·····	二三
泥潭·····	三九
藥劑師的妻子·····	六九
昂貴的課業·····	七九
假面·····	八九
塞琳·····	九九
西諾琪卡·····	一〇九
男朋友·····	一一九
散戲以後·····	一二七
附錄：契訶夫和他的小說（汝龍）·····	一三五

歌
女
集



歌女

當初她還比較年青、漂亮，嗓音也比較清脆的時候，有一天她的捧場人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·考爾巴科夫坐在她那消夏別墅的外屋裏。天氣悶熱得受不了。考爾巴科夫剛剛喫過中飯，喝了滿滿一瓶品質低劣的甜酒，覺着心緒惡劣，一肚子不高興。兩個人都煩悶，等着白晝的炎熱消退，好出去散一散步。

忽然，門口來了奇突的門鈴聲。考爾巴科夫本來脫了上衣，趿着拖鞋，坐在那兒，這時候跳起來，探問的瞧着巴霞。

『一定是郵差，再不然就是女朋友，』歌女說。

真要是給郵差或者巴霞的女朋友撞見，考爾巴科夫倒也不在乎，不過爲了小心起見，他還是趁巴霞跑去開門的時候，收斂衣服，走到隔壁房間裏去了。使得巴霞喫驚的是門口站着

的不是郵差，也不是女朋友，卻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，年青漂亮，裝束上流，而且從外表的一切徵象看來，她也正是個上流女人。

這個陌生人臉色蒼白，有點氣喘，倒好像剛剛爬上一道高樓梯似的。

『有甚麼事嗎？』巴霞問。

那位太太沒有立刻答話。她往前走一步，慢慢的看一看房間裏，坐下來，那樣子彷彿是說她累了，或者有病，因此站不住了。隨後，她想開口說話，可是她那蒼白的嘴唇卻抖了很久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『我的丈夫在這兒嗎？』臨了她總算說出來了，就抬起她的大眼睛和沾着淚痕的紅眼皮瞧着巴霞。

『甚麼丈夫？』巴霞小聲說，忽然十分害怕，手脚一齊冰涼了。『甚麼丈夫？』她又說一遍，開始發抖。

『我的丈夫……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·考爾巴科夫。』

『沒……沒有，太太……我……我不認得您的丈夫。』

沉默了一分鐘。陌生人有好幾回用手絹擦了擦蒼白的嘴唇，屏住呼吸，好壓住她的心

顫抖；巴霞呢，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她面前，像一根柱子似的，帶着驚奇和恐懼瞧着她。

『那麼您是說他不在這兒？』太太問，這一回說話的聲調沉穩了，她古怪的微笑着。

『我……我不知道您問的是誰。』

『您可惡、卑鄙、下流……』陌生人嘟囔道，帶着仇恨和憎惡打量巴霞。『對了，對了……您可惡。我總算能够當面跟您說明這話，實在高興得很，高興得很！』

巴霞覺着自己使得這位身穿黑衣服、眼神氣憤、手指頭白而且細的女人生出了一種又討厭又不像樣子的人物的印象，就開始爲自己的胖胖的紅臉蛋、鼻子上的麻癍、額頭上的那絡頭髮害臊——而額頭的那絡頭髮偏偏無論如何沒法梳到後面去。她覺着要是自己瘦伶伶的，臉上沒有撲粉，額頭上沒有劉海，那她就可以掩蓋她那並非『上流』的身分，她就不會在這素不相識的、神祕的太太面前覺着那麼驚慌，那麼害羞了。

『我的丈夫在哪兒？』太太接着說。『雖然他不在這兒，我倒也不在心上，可是我應當告訴您：款子已經不見，他們正在找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……他們要逮捕他。這都是您幹的好事！』

太太站起來，十分激動的在屋裏走來走去。巴霞瞧着她，怕得很，根本沒有聽懂她的話。

『今天他們就要找到他，逮捕他，』太太說，猛的哭出來，從這聲音裏聽得出她的憤慨和煩惱。『我知道是誰把他弄到了這種可怕的地步！下流的、可惡的東西！討厭的、愛財的騷娘們兒！』太太的嘴唇牽動着，她的鼻子憎惡得皺起來。『我是個弱女子……您聽着，下流貨……我是個弱女子，您比我強橫；不過總有人保護我和我的孩子！上帝是全看見的他公道！他要爲我流的每一滴眼淚，爲我熬過的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懲罰您！這一天總要來的，到那時候您就會想起我了！』

緊跟着又是沉默。太太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絞她的手，巴霞仍舊驚愕的呆望着她，沒有聽明白她的話，就心會出甚麼可怕的事。

『太太，這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，』她說，忽然哭了。

『你撒謊！』太太叫道，向她閃着氣沖沖的眼睛。『我甚麼都知道！我早就知道您了。我知道七個月他天天上您這兒來！』

『不錯。那又怎麼樣呢？那又怎麼樣呢？我有很多的客人，可是我並沒有硬拉着人家來啊。愛來不來，各聽自由。』

『我告訴您：他們已經發現款子不見了！他在衙門裏盜用了公款，爲了您這麼一個……』

東西，爲了您，他居然去犯罪！聽着，『太太用堅決的口氣說，猛的站住，面對着巴霞。』您可以沒有節操，您活着就爲了做壞事——這是您的目的；可是誰也想不到您墮落得這麼深，連一點人味兒都沒有留下！他可是有妻子，有兒女……要是他定了罪，流放在外，我們，孩子跟我，就要餓死……您要明白這個！不過眼前還來得及把他跟我們救出來，免得受窮，丟臉。要是今天我拿給他們九百個盧布，他們就會放了他。只要有九百個盧布就成！』

『甚麼九百個盧布？』巴霞輕聲問道。『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沒有拿過。』

『我不是跟您要九百個盧布……您沒有錢，我也不是跟您要錢。我跟您要別的東西。……像您這樣的女人，男人通常總會送些貴重東西的。只要把我丈夫送給您的東西還給我，就成！』

『太太，他從沒送過我甚麼東西！』巴霞漸漸明白了，哭起來。

『那筆錢上哪兒去了呢？他自己的錢也好，我的錢也好，別人的錢也好，他都花光了……那些錢都跑到哪兒去啦？我求求您：聽我說！我氣迷了心，對您說了許多難聽的話，可是我道歉就是。我知道，您一定恨我，可是如果您有同情心的話，那就替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！我求您把那些東西還給我！』

「喂……」巴霞說，聳了聳肩膀。「我倒願意給，可是求上帝做我的見證，他從沒送過我甚麼東西。相信我，我說的是良心話。不過呢，您的話也說得對，」歌女慌張的說。「他真的送過我兩樣小東西。要是您樂意，我當然可以退還。」

巴霞拉開梳妝台的一個抽屜，從那裏面拿出一個包金的鐲子和一個鑲着寶石的細戒指。

「請拿去！」她把這些東西交給客人，說。

那位太太臉紅了，而且她的臉在顫抖。她生氣了。

「您給我的是甚麼東西啊？」她說。「我又不是來告幫，我跟您要的是那些不歸您所有的東西……是那些您藉了您的地位向我丈夫硬敲詐來的東西……唉，那個軟弱而倒楣的男人！禮拜四那天，我瞧見您跟我的丈夫在碼頭上，那時候您戴着貴重的別針和鐲子。所以您用不着跟我裝佯！我最後一回問您：那些東西，您到底給不給我？」

「天吶，您這人多麼奇怪，」巴霞說，漸漸生氣了。「我跟您老實說，除了這鐲子和這小戒指以外，我從沒見過您的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送給我甚麼東西。他只送過我一些甜點心。」

「甜點心！」那個素不相識的人笑道。「在家裏，孩子們甚麼喫的也沒有，您倒在這兒有

甜點心喫。您決計不退還那些禮物嗎？」

這位太太沒聽到答話，就坐下來，望着空中發獃，想心事。

『現在可怎麼辦呢？』她說。『要是我弄不到九百個盧布，他就毀了，孩子跟我也都毀了。我該弄死這個下賤女人呢，還是對她跪下來央告？』

太太把手絹蒙在臉上，抽抽搭搭的哭了。

『我求求您！』巴霞聽見這個素不相識的人一邊哭，一邊數說。『你瞧，您敲詐我的丈夫，把他毀了。救救他吧……您不顧念他，可是孩子……孩子……孩子做了甚麼錯事呢？』

巴霞想像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餓得直哭，她就也哭了。

『我有甚麼辦法呢，太太？』她說。『您說我是下賤的女人，說我毀了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，我呢……要在萬能的上帝面前跟您老實說：我沒有拿過他甚麼東西……在我們這個班子裏只有莫嘉纔有一個闊人捧場；剩下我們這些人都只能靠自己掙錢過日子。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是一位很有學問、很文雅的上流人，所以我才招待他。上流人來了，我們是不能不招待的。』

『我跟您要那些東西，給我那些東西！我在哭……我在低聲下氣……要是您樂意，我就

跪在您面前！只要您樂意就行！』

巴霞嚇得叫起來，搖她的手。她覺得這個臉色蒼白、容貌美麗、說話像演戲那麼漂亮的女人也許真的會純粹出於驕傲，出於炫耀，在她面前跪下來，好顯出自己高尚，弄得歌女下不來台。

『好吧，我把東西拿給您就是！』巴霞說，擦一擦眼睛，忙碌起來。『遵命。只是這都不是尼古拉·彼得羅維奇的……我是從別的先生那兒收下的。依您就是……』

巴霞拉開櫃子頂上的一個抽屜，拿出一個鑽石的別針、一串珊瑚的項鍊、幾個戒指和鐲子，把它們統統交給那位太太。

『要是您高興，就都拿去，不過我從沒拿過您丈夫的甚麼東西。拿去吧，發財吧，』巴霞接着說，由於下跪的威脅而生了氣。『要是您是太太……他的合法的妻子，那您就該管束他。我想應該這樣！我沒有請他來，是他自己要來的。』

那位太太含着眼淚，瞧一瞧歌女給她的東西，說：

『東西還沒有完全拿出來……這點東西值不到五百個盧布。』

巴霞一賭氣，從櫃子裏丟出一個金錶、一個煙盒、一副袖扣，揚起手來說：

『我是一點東西也沒有了……您儘管搜吧！』

客人嘆一口氣，伸出發抖的手把那些東西包在她的手絹裏，一句話也沒說，頭也沒點一下，就走出去了。

隔壁房間的門開了，考爾巴科夫走進來。他臉色蒼白，愁得不住的搖頭，彷彿喫了甚麼很苦的東西似的；眼淚在他的眼睛裏發亮。

『您送過我甚麼東西？』巴霞問道，向他撲過去。『我倒要問一聲：甚麼時候您送過我東西？』

『禮物不禮物……那倒是小事！』考爾巴科夫說，搖了搖頭。『我的天！她在你面前哭，她居然這麼委屈她自己……』

『我倒要問您，您送過我甚麼禮物啊？』巴霞叫道。

『我的天！她，正派、高傲、純潔……她差點在……在這個婊子面前……跪下來！這都是我逼她做出來的！是我鬧出來的！』

他用兩隻手抱住頭，哼哼唧唧。

『不，爲這件事我永遠也不能原諒我自己！永遠也不能原諒我自己！躲開我……你這賤